

隆重推出

古龍先生三大精品力作之一

神劍情俠

古龍
著



神 劍 情 俠

古 龍 著

下

華 藝 出 版 社

(京)新登字 124 号

责任编辑:王月英、郑治清

封面设计:书生

神剑情侠

古龙著

华艺出版社

北京朝内南小街前拐棒胡同 1 号

新华书店总经销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29.5 印张 570 千字

1993 年 9 月第一版 1993 年 9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10000 册 定价:上、中、下 19.80 元

ISBN7-80039-870-6/I·376

内 容 简 介

暮色苍茫，落日的余辉，山道上，走来一位潇洒、英俊的骑士，他的命运影响着整个武林的生、死、存、亡。于是引来空前绝后的武林英豪大决战，恩怨情仇叠起，情节错综复杂。

父与子，母与子、姑与妹……之间的恩恩怨怨、感情纠葛，在腥风血雨的武林中，又吟出一段千古绝唱。

本书情节扑朔迷离，人物性格鲜明生动，传奇色彩浓郁，悬念叠起，险象环生，搏打格斗，扣人心弦，男欢女爱，双联璧合，名震遐迩。是古龙先生较为得意精品之一。令人读来难以忘怀。

目 录

第 一 章	七剑三鞭	3
第 二 章	不得善终	23
第 三 章	报仇生事	45
第 四 章	巴山剑客	67
第 五 章	南海怪客	87
第 六 章	劫数难逃	111
第 七 章	祸不单行	131
第 八 章	惹祸上身	151
第 九 章	屠龙仙子	173
第 十 章	兴师动众	193
第 十 一 章	群英大会	213
第 十 二 章	坐观虎斗	235
第 十 三 章	声东击西	257
第 十 四 章	捷足先登	279
第 十 五 章	金剑侠士	299

第十六章	不共戴天		321
第十七章	风韵犹存		341
第十八章	白发魔影		361
第十九章	对酒当歌		383
第二十章	挑拨离间		405
第二十一章	九足神蛛		425
第二十二章	更胜三分		445
第二十三章	落入圈套		463
第二十四章	乱发头陀		483
第二十五章	英雄相惜		501
第二十六章	人命猎户		521
第二十七章	女扮男装		547
第二十八章	夺命使者		559
第二十九章	四面楚歌		577
第三十章	老姜弥辣		597
第三十一章	肝肠寸断		615
第三十二章	众叛亲离		633
第三十三章	大势已去		655
第三十四章	追命使者		671
第三十五章	满盘全错		689

第三十六章	空幻大师		709
第三十七章	巧取豪夺		727
第三十八章	独霸武林		743
第三十九章	冷眼相待		763
第四十章	超凡绝俗		779
第四十一章	情海生波		795
第四十二章	阴谋败露		813
第四十三章	爱恨交织		829
第四十四章	若事生非		845
第四十五章	惨案真情		863
第四十六章	棋差一着		879
第四十七章	尽弃前仇		895
第四十八章	因果报应		911

第三十章 老姜弥辣

潘金嘻嘻一笑，道：

‘自然拜了海天孤燕为师！’

毛皋心头一震，连退数步，跌坐在椅上，‘人命猎户’亦自坐倒，当地一声，将桌一只银筷，撞落在地上。

一时之间，只见毛皋面上阵青阵白，显然是心中极为惊吓。

河朔双剑，百步飞花，左手神剑，这些与昔年仇独之死有关之人，心中亦是怦怦乱跳，仇独之子，若是‘海天孤燕’之徒，武功那还得了，那么，十八年前那一段血海深仇，岂非真的要以血来偿？程驹目光扫处，蓦地一步跨到毛皋身前，哈哈笑道：

‘仇独之子，纵是海天孤燕之徒，只要有我两人在此，你还怕什么？’

‘你……’

潘金亦自哈哈笑道：

‘我两人此来，便是为了保护你的。’

毛皋目光闪动，心中但愿相信，又不敢相信，他不禁在暗中寻思，该怎样探出这两人的来意和真假武功之深浅。

这时夜已很深，晚风静静地吹入大厅，吹着这一群有如塑像一般的人们有衣衫，才使得他们看来有了生命。

无论是谁，此刻若是走来向这些人看上一眼，都无法相信，这些人中曾经或将在掌握武林中的一半命运。

因为他们面上，带着的竟是那么浓重的犹豫。

突然，一阵狂笑，将沉寂的犹豫，撕成粉碎。

这一阵狂笑之声，其实遥远在庭院之外，但却已足使得厅上之人耳鼓为之一震。

一个蓝衣剑手，在狂笑声中，急步走入大厅，道：

‘外面又有客人……’

‘灵蛇’毛皋暂且抛开了心中的思虑，双目一张沉声道：

‘谁？如此深夜？’

蓝衣剑手垂首道：

‘听他们自报姓名，其中仿佛有‘武当派’的‘清风剑’朱自羽，和那‘华山派’的银鹤道人，还有……’

就是这两个人名，已足够使大厅恢复生气，而再度骚动起来。

毛皋苦笑一声，截口道：

‘想不到今夜此间倒热闹的很。’

他转向那蓝衣剑手，问道：

‘他们可曾说出来意？’

‘这些人像是都已喝醉了，说明日便是‘西湖英雄之会’，他们今夜要来看看英雄会的主人，还要来叨扰主人几杯美酒。’

毛皋双眉微皱，沉吟不语，他此刻困恼已够多了，实

在不愿再惹麻烦，但是，他却又怎能拒绝这些武林中的顶尖高手。

第一个思虑未解决，便被抛开，引刻第二个思虑却已接踵而来，他开始猜测这些名剑手的来意。

那蓝衣使剑手立在一旁，等了半晌，啜喘着又说道：

‘是请他们一起进来，还是？……’

毛皋浓眉一扬，沉声道：

‘请！’

庭院中笑声未了，又已传来一阵歌声：

‘十年磨剑，五陵结客，把生平涕泪都飘尽……’

歌声音节锵然，还有击剑声相和，‘灵蛇’毛自摇头叹息了一声，向程驹，潘金歉然一笑，道：

‘失陪了。’

大步出迎。

方自走到长廊，只见‘清风剑’朱白羽长衫早已脱下不知丢到那里，此刻身上却穿着一袭蓑衣，戴着一顶笠帽，左手扶住‘华山银鹤’的肩头，右掌手持长剑，高歌狂笑而来。

‘华山银鹤’亦是蓑衣笠帽，手持长剑，朱白羽每唱一句，他两人掌中长剑便同时挥起——两剑相交，龙吟震耳，却压不下他们身后三人的笑声。

‘灵蛇’毛皋不禁又一皱眉，干咳一声，朗声道：

‘毛某不知各位大驾光临，有失远迎。’

‘清风剑’朱白羽歌声一顿，狂笑道：

‘若得灵蛇一句话，不要远迎……风流……哈哈，毛大

侠，毛兄，你这里可有解渴的美酒？’

‘华山银鹤’朗声大笑：

‘解渴的美酒……哈哈，若有这种美酒，我便别无所愿了。’

‘清风剑’朱白羽以手拍肩，又自高歌：

‘但愿能有解渴之酒千万坛，饮尽天下酒徒尽欢颜……’

‘灵蛇’毛皋不动声色，含笑揖客，这一句歌声方了，‘清风剑’朱白羽已走上大厅，目光一扫，喃喃道：

‘一，二，三，四……’

突地放声笑道：

‘好极好极，想不到名震天下的‘七剑三鞭’，今日这里竟到了五位，在下实在高兴得很。’

‘百步飞花’林琦争哈哈大笑，道：

‘朱大剑客，你太谦了，我们算得了什么，那里比得上您的武当神剑？’

‘七三鞭面前，在下怎敢谈剑！’

‘呸！去！’

手腕一扬，掌中长剑脱手飞出，夺的一声，钉在大厅正梁上。

‘朱兄’，你不可太谦，若论天下剑法，长白失之偏激，昆仑失之飞浮，点苍稍嫌花巧，峨嵋太过忠厚，还是武当剑法，可称擎天之柳，尤其‘九九八十一手九宫连环剑’剑剑连环，如长江大河之水，滔滔不绝，又好像是……

他似乎思索了一下，方自接口道：

‘又好像李白之诗，苏轼之词，滔滔而来，不可断绝……哈哈，好诗呀好诗，好剑呀好剑！’

‘清风剑’朱白羽大笑道：

‘过奖过奖了，如此说来，华山剑法，又当如何说法？’

‘华山银鹤’长剑一抡，剑风嘶嘶。

满堂烛光一阵飘摇，‘华山银鹤’摇头笑道：

‘华山剑法么？……艰辛，苦涩，枯燥无味，不过……哈哈，也还不错就是了。’

他狂笑声中，长剑又自一挥，只听得一阵尖锐的剑风自剑尖发出，满堂烛之，突地一齐熄灭。

‘灵蛇’毛皋浓眉深皱，厉叱道：

‘掌灯来！’

骤来的黑暗中，这武林枭雄早已运气于掌中，暗暗戒备，只要面上稍有异动，他自信掌上的真力，足可应付一切！

黑暗中只听脚步声往来腾，自然是那些去取灯火的灵蛇门下。

接着，十几条壮汉，各各手中拿着不同的灯火，飞奔而来。

光线骤明，就在这光线骤明的一刹那，大厅发出一声惊呼！

那蒙面风魔的‘人命猎户’自从‘清风剑’等人一入大厅，便合上双目，表示看不惯这一群剑手的狂态。

灯之一暗，他更落得清静，那知此刻光线骤亮，他却赫然发现一个穿蓑衣，低戴笠帽的高大汉，悄然立在他

面前，一手拉了他蒙面的丝巾，他心中大怒，这蓑衣汉子却已惊呼出声来。

所有目光，随之望去，只见这蓑衣大汉一声惊呼后，手掌一抬，掀开了笠帽，扯落了蓑衣——落头乱发，一身黑衣……赫然竟是那‘乱发头陀’。

他独目之中，闪闪发光，他面上有刀疤，变作赤红，正如他对面的‘人命猎户’面上刀疤一样！

‘人命猎户’颤抖着长身而起，他身上的风髻亦自敞开，露出了他颌下的白发，面上的刀疤。

也露出了他枯瘦身躯，空空的左袖。

两人对面而立，不但长矮一样，面上的刀疤与神情，亦自完全相同，只除了‘人命猎户’的刀疤恰巧擦目而过，是以全保了左目。

这景像使得人人具都为之一惊——

又是片刻沉寂。

于是‘乱发头陀’开始了颤抖，颤声道：

‘你……你……’

忽然，他噗地跪了下去，大喊道：

‘爹爹，你为什么不愿见我的，你为什么不愿见我……’

这粗豪而高大的黑衣头陀，此刻以首碰地，竟放声大哭起来，哭得就像是周岁的婴儿一样。

‘人命猎户’呆望着面前痛哭的人，颌下的白发，也像秋风中的枯草叶一般颤抖了起来。

他目光未曾片刻移动，然后……

他目中绽出了两滴泪珠。

‘灵蛇’毛皋双眉一皱，一言不发，他此刻已了解了‘华山银鹤’方才那一番言语，不过是为了引开别人的注意力。

然后他一剑灭去灯光，使得这‘乱发头陀’能乘乱远远离开已不认他为子有父亲面前，乘乱揭开他的面幕。他深知这父子两人的底细，是以，此刻眼看这一幕动人的情景，不但毫不感动，而且有些烦恼。

‘人命猎户’面上的泪珠，渐渐流入了他苍白的胡须。

‘爹爹，你为什么不见我……’

‘人命猎户’突地大喝一声：

‘谁是你的爹爹！’

他狠狠一跺脚，转身而行，‘清风剑’朱白羽，‘华山银鹤’齐地纵身一跃，挡住了他的去路。

‘清风剑’朱白羽含笑道：

‘父子之情，其深如海，阁下何必绝情太甚？’

‘人命猎户’厉叱一声：

‘休多管闲事！’

单掌斜扬，刷地一掌，击向朱白羽的胸膛。

朱白羽仍然面含微笑，身躯一侧，那知‘人命猎户’掌到中途，突然变掌为指，手腕一扭，疾点朱白羽‘肩井’大穴。

‘华山银鹤’含笑道：

‘老前辈，你这是何苦！’

他做出劝架的姿态，伸手阻拦，但手掌心有意无意间，

却抓向‘人命猎户’肘间的‘曲池’大穴。

‘人命猎户’目光如刀，冷笑一声，拧身错步，变招发招，‘乱发头陀’却已飞身扑了过来，哭喊道：

‘爹爹，你要杀，就杀了我吧！’

一把抱住了他爹爹的双腿，再也不肯放开。

‘人命猎户’目光仍是锐利如刃，但身躯却也不再动弹，冷冷道：

‘就杀了你又怎样？’

他忽然仰天狂笑起来，笑声充满悲激之情，狂笑着道：

‘今日绝没有姓仇的再来多管闲事了吧？’

话声之中，他立掌如刀，刷地一掌，当头向‘乱发头陀’击下。

众豪忍不住发出一声惊呼，只见他枯瘦的手掌，已触着了那头乱发，却再也无法击下！

‘灵蛇’毛皋长叹一声，道：

‘汪兄！往事俱已化为云烟，你不如忘怀吧！’

‘忘怀……哈哈忘怀’

他痛哭似的狂笑，听得人人心底都不禁升出一阵寒意。

‘我为了这不肖的逆子，断送了一生的事业，断送了一条手臂，大漠风雪之中，苦苦奋斗二十年，如今叫我忘怀？’

刹那之间，二十年的往事，似乎又自他心头升起……

他还清楚地记得，那一张张微带轻蔑与厌倦的面容，那满含对人生嘲弄的眼神……

还有那冰冷的语音：

‘人命受之于天，你纵然是他的父亲，也没有权利伤残

他的性命，你断去他一条手臂，我也要断去你一条手臂，你在他面上砍了一刀，我也要在你的面上砍上一刀，这就是给你的教训，世上所有的人，绝无一人只因自己的喜怒，别无其他原因，便要随意伤残另一人的身体性命！’

他左臂似乎又觉微微一凉，当时那一阵刀锋过体的感觉与刺激，直到海枯石烂，他也不会忘记！

他记得就在自己痛苦地辗转呻吟在地上时，他儿子跟着那姓仇的狂奔而去，他呻吟着发下毒誓，总有一天要报复今日的仇恨！

‘报复……报复……’

他突然大喝一声：

‘你若要再认我为父，除非你也去划开那仇独之子的面目，挖去他的眼睛，割下他的手臂，然后你再来见我。’

独臂振处，耸肩一跃，振起那宽大的风氅，有如苍鹰般掠出厅去。

‘爹爹！’

喝声未了，他便已翻身追出，茫茫的夜色，瞬间便已将他两人的身形吞没，却不知道父子两人间的恩恨到何日才能了断？

更不知这父子两人，与仇独父子两人之间的仇怨，直到何日何时才了断？

‘华山银鹤目光垂落缓缓道：’

‘萝桂之性，老而弥辣，想不到‘神枪’汪鲁年这般年纪，却仍是如此暴躁的脾气，其实……唉……’

他沉声一叹，目光四扫接着道：‘在座中的人，与那仇

独有仇的，又何止他父子两人而已。’

毛皋面沉如水，缓缓颌首，程驹，潘金对望一眼。那‘闪电神刀’朱子明的面上，却露出了一种奇诡的冷笑。

毛文琪策马狂奔，但‘缪文’的身形却越来越远，身形一转，狂奔的怒马，奔跑竟仍不如‘缪文’的身形迅快。

‘缪文’只听身后的马蹄声越来越远，身形一转，突地向左面一个暗林奔去！

穿过树林，一座精巧的庄院静静地浸浴在夜里，他微一纵身急掠入庄，脚尖方自一点地面，便已沉声喝道：

‘来人！’

庭院寂寂，漫无回声，‘缪文’纵身掠入庭堂，只见一盏油灯，闪动着寂寞的火光，照着这寂寞的厅堂——

厅上一无人迹，却有一张小小的纸钱，被压在铜灯下面，‘缪文’取来一看，只见上面字迹寥寥，写的是：

‘公子，我们奉大哥之命，不能再侍候公子了。’下面的具名，是‘快马’张七‘七窍’王平，与张一桶。

‘缪文’双眉一皱，蓦地，一阵沉重的足步声缓缓自内堂响起，一声接着一声，缓缓的走了过来。

夜色深沉，这声音份外觉得可怖，‘缪文’沉声道：

‘谁？’

门帘一启，一个身形僵木，面带刀疤的汉子，手里举着一根惨白的蜡烛，僵木地走了进来——

他赫然竟也是还魂！

惨白色的烛火，照着他惨白的面目，僵木地向‘缪